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二十五

元文類卷四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雜著

憲典總序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法緣名興令自近始故名例為法之本衛禁居令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帝令御下故職制次之敬莫大於事

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規次之刑以弼教威以戢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遏生聚易爭故戶婚食貨次之爭起於無厭無厭者好犯上故大惡次之惡之初稔非淫即貪故姦非盜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偽作於心徵於詞氣故訴訟次之辭窮則鬭氣暴則殘故鬭毆殺傷次之庶獄備矣庶慎興焉示為法者非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之知禁者罪可遠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嚴用法之情恕無

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其為序如是槩而論其為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典非憲無以各出納禮典非憲無以警傲情兵典非憲無以律驕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散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

用庶乎其為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附録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目弗可改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来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即後世之

五刑也凡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𪄌徒者也鹽徒盜賊既决而又鐐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寛恕笞杖

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鈞為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一等論定斬首之降即為杖一百七籍流猶有幸不至死之理嗚呼仁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興焉
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来尚矣然有以服論
而從重者諸殺傷姦私是也有以服論而從輕
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不越於禮與情而已
服重則禮嚴故悖禮之至從重典服近則情親
故原情之至從恕法知斯二者則知以服制刑
之意矣國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飭
中外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来通制成書乃

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所以正倫理明等威辨疏戚别嫌疑莫大於是也豈特為法家者設哉

十惡

人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也故歷代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任子之法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有是惡而後絶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官至於唐律具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待世族異庶人其有大勲勞於王室者則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若夫官由制授者必聞奏而論罪罰從吏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故仍古律舊文特著于篇以竢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肇基淳德馭下乘輿行幸歲以為常起居縝御扈從番直亦既周且慎矣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内嚴管鑰外肅輦轂侍正置府通籍創符其為長治久安之策所以幸萬世者豈過計哉勑時幾弭奸慝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禄以来常任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則總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閥閲之世襲宫邸湯沐之樹建星列而棊布焉居積典守有官工肆視成有官河有防賦有漕驛有置冠蓋往来則有王人之銜命岳收之移委受事既殊隨事為令其間禦暴而司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可是故國中共守者曰總例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傳之於是職制備矣嗚呼人君之遇臣下

豈務恃法哉由夫才諝之不齊資踐之雜進然後罪列
公私贓論多寡而風紀之責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候
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家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稽古禋祀郊廟先齊擇日集
執事官朝堂讀誓誡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退祭之日
御史二人服其廌冠以涖之外而郡邑通祀部使者糾
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敬質神明壹臣志作祭

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太祖皇帝始為國都學規世祖皇帝廣為國子學規今上皇帝親為王宮學規夫法不從吏議而出聖裁重之至矣乎本王化厲士節作學規篇第五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耆定四方師律尚矣廟箕之折衝将略之制

勝固非言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當時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纘戎功奮武衛作軍律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廉讓之道缺爭敓之俗興民無恒居田無恒主婚姻不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後制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典原人情作戶婚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厚民為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故治

財者先義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爭故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富先國而後民國常貧治財而有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之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孟子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為國家哉作大惡篇第九

姦非篇

王化始於閨門故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無别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行古者聖人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誅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於市略人

以為貨皆有司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各得其所爲有盜賊哉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僞篇

霸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僞生其来亦久矣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辨義利崇廉恥固去詐去僞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也作詐僞篇第十二

訴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嚚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茍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作詐訟篇第十三

鬬毆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居父母兄弟朋友之讐止如是後世一言睚

眦輒起而鬭鬭而至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日偷且薄可見已甚而食禄共位比肩事主爭豪髮利即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将来監已往作鬭毆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戲之異而罰亦有死杖流贖之殊研之窮之審之覆之古人所以深致慎焉者哀民死之易而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毋淫於刑哉

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無所統該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避嚮而遠於罪作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一類求因其已然制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家而亡奴婢之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各有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恤刑篇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又不能以言而以威廹之也廹之而猶有弗從者焉乃從而刑之

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憾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飢而不為之食寒而不為之衣疾而不為之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作恤刑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寃獄乎干天和傷王化莫此為甚故或三年而致旱或六月而飛霜此于定國雋不疑之徒日以平反為務而子孫世食其報也夫平反有司之職

也宜不待賞勸而為之者而國家慎之重之著于賞令作平反篇第二十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新或以大禮行慶或以捄災卹生更或以懷遠柖携事既不同赦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赦或以佛事有司往往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釋有數故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厚示欽恤作赦宥篇第二十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又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刑矣雖聖人為政不能不為之刑所貴刑措而不用耳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有司廉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茍不得其上得其次斯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内自京畿外止山東河北諸郡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載之弗能詳也嗚呼彼獄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皆得賢有司致此非難也作獄空篇第

二十二

附録序

憲典之有附録何議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有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一代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録於前事雖偏舉者附於後至於用罰之重輕上下之比附論人之淑慝有始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癉枉直之舉錯具存於是而公論自著焉此附録之所由作也嗟夫治具百端性初一致齊其末唯

見其略揣其本不勝其煩有志德禮之君子尚鑒于兹哉

工典總序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而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蕩人心安危興亡之機係焉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而書之一曰宮苑朝廷崇高以正名分苑囿之作以宴以怡次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舍以奉其職次三曰倉庫

貢賦之入出納有恒慎其葢藏有司之事次四曰城郭
建邦設都有禦有禁都鄙之章君子是正次五曰橋梁
川陸之通以利行者君子爲政力不虛捐次六曰河渠
四方萬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輸載克敏次七曰郊廟
辨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祀爰奠其所次八曰僧寺
竺乾之祠爲恵爲慈曰可福民寧不崇之次九曰道宫
老上清淨流爲禱祈有觀有宫有壇有祠次十曰廬帳
廬帳之作比於宫室于野于處禁衛斯飭次十一曰兵

羆時既治平乃韜甲兵備豫不虞庀工有程次十二曰
卤簿國有大禮卤簿斯設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
曰玉工次十四曰金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摶埴
之工次十七曰石工天降六府以足民用貴賤殊制法
度見焉次十八曰絲枲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
氊罽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枲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
二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像設之精絺繪
之文百技效能各有其屬

宮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寧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燕乃大建朝廷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庾大内在國都之中以朝羣臣来萬方又以開平為上都夏行幸則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間後亦希幸其它游觀之所離宮别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聽政之所故上自省臺院部下

而府司寺監以及乎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卑不等然其廳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案牘咸具其所而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家之有倉廪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供億京師賑恤黎庶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時方經營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後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迺經營舊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埤堞之崇樓櫓之雄池隍之俊高深中度勢成金湯而後上都中都諸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庶事草創其内外橋梁皆架木為之而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以為言改

修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官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涉之患

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為害然人得其疏導蓄泄之方以順其潤下之性則為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幽燕上決白浮雙塔諸水導之為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為之立牐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既通而京師無告乏之弊至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没

溺之患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齧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陜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溪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免墊溺之憂害既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

朝既遵古制而又有影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為宣聖太公為武成推而至於三

皇亦咸為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其所以荅神休報靈貺之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賜以内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故其甍棟連接簷宇暈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為宗虛為祖知雄白而守雌黒故能柔強勝堅安危平險天下莫能賓萬物不敢臣執是為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為之築宮室立臺榭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全真大道之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琳宇之穹崇璇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之靳亦豈其道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為穹廬以便移徙

後雖定邦邑建宫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為帳殿房車以便行李其不欲興木土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故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戈甲之制歲為常貢率有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忘戰口不言兵器械不精

以辛與敵者蓋不侔矣

鹵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警蹕清道非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祖宗也豈直為觀美哉

玉工

中統二年勅徙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瑪瑙諸工三千餘戸於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陞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掌造玉册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束帯瓈

用凡榻及后宮首飾凡賜賚須上命然後製之

金工

攻金之工以煆煉為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實行乎其間若符印以示信也而印鈕之制則有龍獸駝龜之別金銀銅雖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焉符牌之分金銀固也而有二珠雙算之異如此而后品秩之崇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它如祭器以致敬銅人以驗鍼炙步占之渾儀沙門之佛像與凡器用之需莫不取給焉故

雜造有府罷物有局又立民匠總管以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藝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木之職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几案以適用此皆小木之為也故鏇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府歲為定制以備用焉

摶埴之工

埏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宫室以蔽風雨而瓴甓是需故為窯場以埏埴之煆煉之而所用備矣

石工

夫石之為物其理麤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而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為罷用則務極其精巧云

絲枲之工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其藝

遂以御衣尚衣局為三局髙麗諸王亦立局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衆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横造然其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為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起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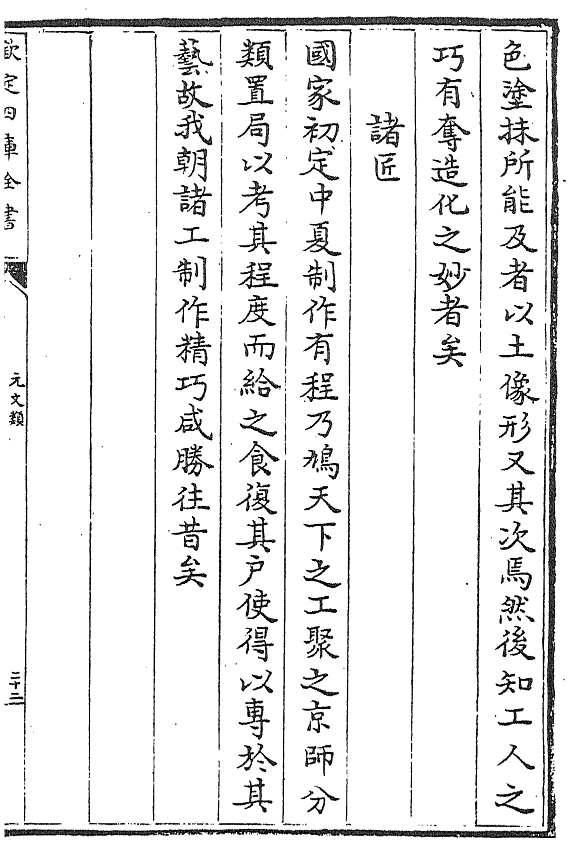
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設爲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巧則又非昔人之所及也

氈罽

氈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焉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給用焉

畫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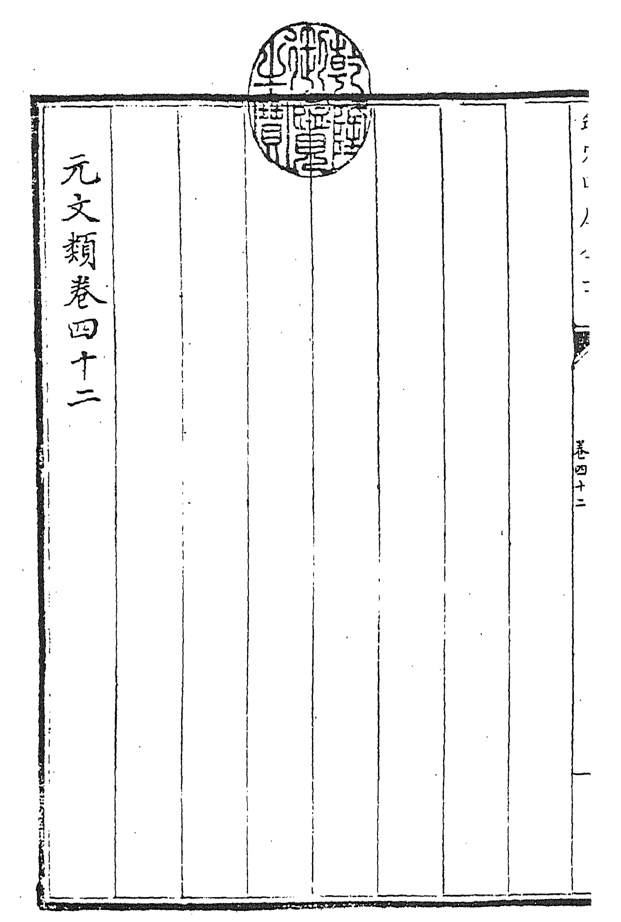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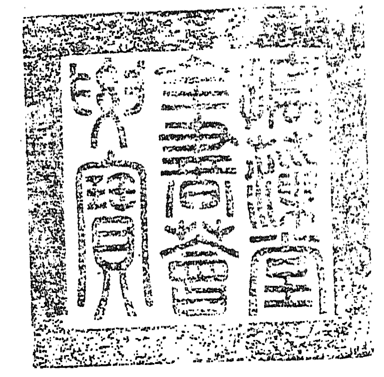
色塗抹所能及者以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知工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户使得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元文類卷四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二十六

元文類卷四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雜著

四經序録 易 書 詩 春秋

吳　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葢各不同焉三易

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源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説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黄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坎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説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葢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

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名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

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奉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

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貢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并諸儒所治

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修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

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脱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

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專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

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表以别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澂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

詩也舊葢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里之樂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

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

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潡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

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据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
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
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
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
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
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
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

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澂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

脱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大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

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澂欲因啖趙陸氏遺説傅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録儀禮周官小戴記大戴記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别

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别録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鈌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如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槀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禄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五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

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八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十篇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編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来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史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吕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

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别出左氏經文併以刋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下必将有所科别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

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澂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

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閒以它篇庶
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
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
合之而為傳正經為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
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
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
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葢略包舉而無遺
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

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澂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子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

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

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刋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

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戴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 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

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録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

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别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

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残編斷簡會稡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莱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

者仍别為記呂氏既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别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聮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

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外則少儀王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

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間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来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

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録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

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春秋諸國統紀序録　　齊履謙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税志軍甲志城築志田邑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内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為詳内録也

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為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叙

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於侯邦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

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駿力日處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叙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

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與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叙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也

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為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為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者意蓋如此故叙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吴至襄十二

年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叙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聵爭入曼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

則專為衛輒而發曵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也何有故

敘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

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

秋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説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

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来告者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説之獘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為通赴告之説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

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為後封於諸姬為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為亂階書克叚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争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産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

産然後安然子産為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産善相小國謂此也故叙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春秋書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上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

滅者襄六年書莒入滅鄫昭四年書取鄫是則鄫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叙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原其

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
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間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
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殽之帥出罪己之言威行東
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
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溫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
莫不皆備録之康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
直謂其不足詳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為伯滕自侯降為子杞自公

降為侯又降為伯又降為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以
見其國勢朘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
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書杞伯成
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
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又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
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蔡丘
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
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

薛亦不在焉比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就其畀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

二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從来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来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来盟閔二年齊高子来盟僖四年楚屈完来盟文十五年宋華孫来盟宣七年衛孫良夫来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来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来

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叙杞國春秋

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郳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為旅見即其所書而知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則謂之侯者以君禮

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説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曽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曽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秋書莒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鄭皆強國事也故叙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每曳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為子克字或以為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為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

書至豈以邾為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與故叙邾國春

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伯之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至於降周而下並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為霸者之倡特列居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

加馬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常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叙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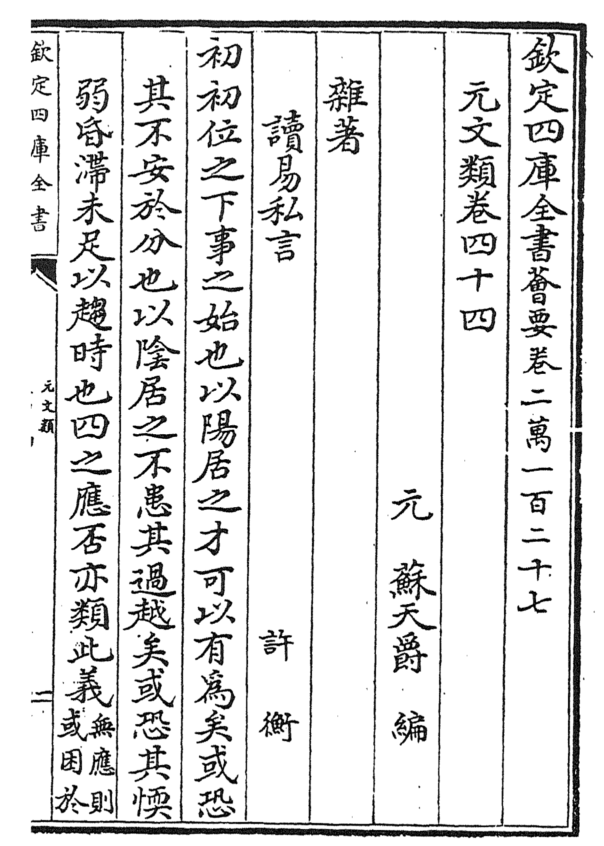
荆吴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秋雖

其因事制宜詛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師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絶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拳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録所以為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

故叙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吴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吴伐郯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

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齊黃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二十七

元文類卷四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　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

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夬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

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

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

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

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

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

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

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

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一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

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茍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

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究而

言之以下文少不同故
重錄如上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

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務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
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
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
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
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鮒敝取
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

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静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剏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静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而觀失

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

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

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之也非惟其勢不得

安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

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依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

而非正矣頤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来又何患焉無

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為累他卦皆以乘

剛之義為重也_{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

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

體既備於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

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

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

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

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惟六二中正見義禮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畧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二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内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

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
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
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
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
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
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雖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
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者

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

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

懼雖不正猶吉也

兑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横專愎鮮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間

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而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

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還曲折不遠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兊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强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説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强輔强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忌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暌鼎未濟皆吉而它卦止以得中爲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

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内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内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

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為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

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外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家人萃漸）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畜大過恒益巽兌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

其吉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咎者同人姤有始履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旅則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賁損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

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東西周辨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下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

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鄫及犬戎入寇弒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丏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

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王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凡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

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己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憚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

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概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

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来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

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為疎是未
嘗考於司馬貞索隠之説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
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
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於
秦已四百年於兹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
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髙誘註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
周成周故洛陽辭㫖明甚鮑注出髙誘後何乃以西周
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郟鄏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

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郟鄏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

改月數議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

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

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於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

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與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没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議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

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兆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為權宜得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為正却未嘗改時月肅宗以子月為歲首斗建紀月但行一年耳　曰子謂必

其筆之史册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之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

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歳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説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迺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曰淺二軍始備天王賜一軍自立一軍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獻公滅虞歸其職貢其士亦何敢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

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元文類卷四十四